



丰产记

西戎著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丰 产 記

西 戎 著

•

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(太原并州路七号)
山西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晋出字第二号
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經售
山西印刷厂印刷

•

开本：787×1092毫米 1/42·1¹⁷/₂₁印张·2 插图 29,000字

一九六四年八月第 一 版

一九六四年八月太原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,260册

統一书号：10088·501

定 价：(五)一角六分

內 容 介 紹

这本书里，选輯了两个优秀的短篇小说：《灯芯絨》我們曾单独出版过丛书，是广大讀者念念不忘的好作品。故事中，老社长錢聚富的动人形象，塑造得很成功。他勤勤恳恳，一心为集体，不徇私情的高贵品质，给人以強烈的感染和启示。这篇作品純朴的格調，濃郁的生活气息，朴素而典型化的語言，讀来感到十分亲切、和諧。《丰产記》是一篇思想性很强、富有现实意义的佳作。它以生动、丰富的情节，描繪了农村基层干部，对待新鲜事物的不同态度，对待成功与失败的不同認識，从而深刻地揭示了思想領域中的矛盾斗争，通过不断总结和实践，正确解决了生产跃进中的思想障碍，获得了更加丰富的生产知識，在人們的思想上和农业生产上，获得了新的丰收。

西戎同志是讀者熟知的作家，他的作

品，我們將陸續向農村廣大讀者普及推
荐。

統一書號：10088·501

定 價：一 角 六 分



目 次

丰产記..... (1)

灯芯絨..... (38)

丰 产 记

一九五六年冬天，我正在乡里参加整社工作。有一天，接到县委通知，要我回城里参加县委召开的三级扩干会议。会议的主要议题，是讨论明年农业如何增产。听县委王书记介绍，金泉乡旭光农业社种植金皇后玉米的经验很好，想叫他们在会上作个典型发言，要我帮助整理一下材料。我回到县委的当天夜里，便找金泉乡旭光农业社党支部书记徐建业去了。

徐建业住的房子里，正在开小组会。我在桌边找了个空位子坐下来，小声问身边作记录的同志，现在发言的是谁。那位同志凑到我耳边说：“是金泉乡旭光社的党支书徐建业！”

啊，他就是徐建业！我兴奋地注视着这

位王书记给我特别介绍过的人物。他头上戴一顶褪了色的干部帽，肩上披一件半旧的黑棉袍，约有五十左右年纪，长脸，尖下巴，有些稀疏的胡髭。说话时，声音很慢，很爽朗，每说完了一段，总要停下来叭两口烟，用那充满毅力的眼睛，看看坐在对面的人。

我仔细观察他的一举一动，觉得他和蔼、慈祥、稳重，是一位朴朴实实的基层干部，并没有发现他和别的农村干部有什么特别不同的地方。但是很快，我就被他发言中所叙述的事件紧紧地吸引住了。

一九五三年刚过罢春节一两天，我和我们社的主要干部、生产队长们，在一块开会研究订生产计划的事。这个会一共开了三天，整整吵嚷了三天，吵过来嚷过去，总是拿不出个人人满意的方案来。

当时，乡里的号召是：要提高单位面积产量，今年各农业社，必须尽量多种高产作物金皇后玉米。说它能够很快地增加产量。

我们的副社长段成才，对响应乡里提高产量的号召，信心很高，干劲很大，他算完

一笔賬，首先提出一个使大伙都大吃一惊的增产数字。他把五根手指头伸出来，兴奋地摇晃着问大家：“嚟，大家看，根据乡里的号召，今年咱们亩产这数字，你们敢报不敢报？”

农业技术指导组长魏全保听了，很惊异，瞪着眼问：“你说的是多少？五十斤？”

“去你的，”段成才把手一挥，“我说的是五百斤，和别的社挑战，怎么样？”

魏全保伸了一下舌头，沒有敢答腔，赶忙扭过脖子往我脸上瞅，想看看我对段成才这大胆的想法，有什么反应。

这时，我并没有十分留意听段成才的发言。我脑子里正在思考上级提出来的这条增产措施，拿到自己社里来，到底行通行不通。办法是条好办法，金皇后玉米比普通玉米产量高，这我并不怀疑，这几年在报上常看见这方面的消息，也听别人讲过这方面的情况，可是东山的土地爷請到西山灵不灵，我有些拿不稳主意了。我这个人有这毛病：办起事来，总愿意一步一个实脚印，事情到了头上，总是免不了要前前后后地考虑个几反几正，设想着各种各样的困难。要是问题成熟

了，我也会毫不动摇地坚持干下去，中途再发生困难，我也决不动摇，咬住牙干到底。那么现在我拿不稳主意，心里想到的困难是些什么呢？第一，我们社的土地大部分是山地，山地土头薄，历来产量就很低；第二，农业社刚成立不久，水利条件，肥料、畜力都还跟不上去。想到这两条，我犹豫了，便问段成才：“你是说着玩，还是当真？你报五百斤产量，根据是些啥？”

“是啥？”段成才不加思索地拍拍胸脯：“凭干劲！我们社这两年的产量，年年都落在别的社的后头，真是憋气，今年不能老当乌龟慢慢爬，哪里都是鸡叫天明，人家能办到的事，我们为啥就办不到，比人家是缺鼻子，还是少眼睛？你们就不能给咱社争口气？”

段成才讲的有理，不过他只看见了事情的一面。我嘴里没说啥，心里可就觉得他考虑问题，有点感情用事了。订生产计划，这不是你坐在大门洞里下象棋，炮打马踩都由自己，反正棋输了棋子在，可以摆开再来。订计划要是考虑不好，打不下粮食，国家任

务完不成，社员几百张嘴每天等着锅儿红，去喝西北风吗？心里这么想，可一句都没说出来，也没有批评段成才的不对，我怕伤了年轻人的积极性。我只是又一次地提醒着大家说：“大家好好想一想，增产要有信心，可是办法也要闹对，改种金皇后的作法，到底在咱这里使上使不上，还是细细研究研究好！”

“哼！”成才有些不高兴了。他又把手一挥，冲着我就是这么一句：“你呀，办事就没点痛快劲儿，咱们社这两年产量提不高，就吃了你这丝丝蔓蔓的亏了！”

我听了嘿嘿一笑，没说话，好似认了段成才对我的批评。其实，我实心是不想和他争嘴斗舌。我总觉得成才他比我年轻得多，又是从外面刚下放回来，他的组织观念强，办事有朝气，这是他的优点；可是他多年在外，农村工作的经验、群众的脾胃，他还摸不准，有些想法简单，一片好心把事情没办好，这不能全怪他，也不能算什么大毛病，好好锻炼上几年，自然就都懂了。我笑着说：“成才，你别着急，心急吃不上熟饭，

你也听听别人的意见。全保、老大，你们二位是种地的行家，你们说说看！”

农业技术指导组长魏全保，瞅瞅我的脸，嘿嘿一笑，没开腔，便把烟袋插进烟荷包里，不慌不忙地装开烟了。他好象是在思索词句，又好象是不把这锅烟装起来，他是不准备张嘴说话。等了老半天，他把烟装好了，把烟袋噙在嘴里，叭叭地抽着，还是不说话。他这个人，领导生产挺有办法，说闲话逗趣，一套一套的也挺逗人，就是开会讨论问题的时候，却变成个没嘴葫芦了。有时，开一个会能一句话不说，只顾一袋接一袋地抽烟，好象和谁竞赛抽烟似的。遇到非表示态度不可的时候，猜也猜得出是这么两句：“众人是圣人，反正事在人为吧！”我猜得着魏全保又是不打算说话，便扭头问留着一大把胡子的管老大：“老哥，你种了一辈子地，老行家，你看咱们社里今年大面积种这高产作物行不行？”

管老大脾气有点倔巴，种了一辈子地，生产经验倒很丰富，就是不大容易接受别人的意见。特别是生产上的事，他的话，好比

传圣旨，说下怎么办，你就得怎么办，要是叫他改变作法，不拿出事实来把他证住，是很难说服他的。不过有些庄稼活，他也真有把握，按照他的想法去作，总闹个八九不离十。因为种地有经验，思想上或多或少显得有些保守。张口就夸他年轻时候如何如何，对今天年轻人们干下的活，总是摇头叹气：

“唉！斤里不差两里差，比我们年轻时候，差远了！”他对上级号召种金皇后这件事，一开始心里就不赞成，他的主意是：别的社要种，咱们管不着，自己的社，可千万不能跟上疯子扬黄土，要这号没把儿流星。他见我指名叫他发言，笑着摸了摸胡子，说：

“能种不能种，一方水土一方人！要看什么地土！”

成才赶忙问：“你看什么地土能种？”

管老大不慌不忙地说：“这要看是平地，是坡地，向阳地，背阴地，鹵土地，沙土地，出风地，窝风地……”他的庄稼经还没有背完，段成才早就听的皱了眉头，连连摆手说：“算啦，算啦，你总是提起筐箩带起斗地背你那庄稼经，你痛快干脆说一句，

咱社到底能种不能？”

管老大有点不高兴，说：“我说句能，不算，说句不能，也不算，有些地能种，也要看怎么个种法，做庄稼不是押宝，是红是黑，总得事先心里有个谱呀！”

段成才见管老大老是绕着弯子说话，心里毛了，把桌子一擂，说：“照咱今天这么讨论，讨论三年六个月，也说不出个子午卯酉来！你们爱研究，你们研究吧，我回家吃饭去了！”他走到门口，十分生气地把门子用力一扣：“和你们办事，把二股筋都能气崩！”说罢，不高兴地走了。

丢下的几个人，谁心里也没准谱。管老大生了气，飞着唾沫星子骂成才，魏全保一面抽烟，一面嘿嘿地笑着说：“咱这会开的美，回子戏唱成本戏了，我看热闹的还在后头哩！”

我说：“说正事你象个死人，说闲话，你就活了。这样吧，大家也都回去吃饭，吃了饭，黑夜咱们再研究吧！”

这天夜里，正巧村业余剧团演戏，成才年轻人，一来爱看个红火热闹，二来下午的

会开的心上有点窝气，便看戏去了。魏全保一来怕发言，二来也是个戏迷，也跟着成才走了。留下管老大和我，他是因为年纪大眼花，黑夜行动不便，我是因为种植计划的事没个定局，心里不静，我们两个人没有去看戏，便早早来到了社里。

我问管老大：“老哥，你们早先种过金皇后没有？”

管老大带着几分自负的口气说：“什么金皇后，叫的名儿倒好听，还不就是早先那洋马牙玉茭。听老人们说，那是打外国来的，那东西难服侍，日月长，怕冻，怕旱，听说早先有人种过，没成了！”

“那东西是不是真比咱这小玉米打的多？”

“要是产量不高，政府能提倡种吗？”

“既然产量高，我们为啥不试着种一种呢？”我是想用这句话把他的兴趣引起来，说不定他真能想出点好办法。可是管老大对我的话，反应很冷淡。停了老大一会，他才说：“只要不怕饿肚子，爱怎么干都成！”听口气，他还是不赞成我的想法。

两个人这么有一句沒一句地说了一会话，管老大见段成才他们不来，知道研究不成了，便先走一步，回家睡去了。留下我一人，一点也不瞌睡。我一面抽烟，一面脑子里反来复去地思考着试种金皇后的事。

我们全社，一共三千多亩土地。其中有一多半是坡地，其余的沟平地，有些背沟阴湿，有些土头太薄，平常种上小日月玉米，粪土上足，锄耨跟时，最多也只打过二百多斤，如今试种金皇后，试种本来就十分沒有把握，再要订亩产五百斤的计划，水、肥都赶不上，恐怕是有些难。

第二天，干部们继续开会讨论。我把昨天晚上所想到的困难都提出来，叫大家研究办法。

我刚把要说的话说完，段成才猛地站起来，握着拳头，通的在桌上擂了一拳，生气地冲我说：“我看你，简直是个保守主义，我不同意你这些说法，我认为咱们社，今年要争口气，要干，落后社的牌子今年非摘掉扔了它不可！”

我觉得他是弄错了我的意思，赶忙解释

说：“种高产作物给社里增产，这恐怕没人赞成，只是怎么种法，种多少，指标订多高合适，还是大家好好研究研究好！”

段成才不耐烦地说：“研究，研究，我看越研究拦路虎越多；别的社能办成的事，咱们也能办成！”

听段成才的口气，好象不按他的计划办事，是我在当中拦了路，不管他怎么看怎么想吧，我仍是心平气和地解释：“咱考虑问题，首先要从咱的实际来！”

“照你这么说，是上级的号召不实际？”他有点质问我的口气，眼睛瞪得珠子大。

我摇了摇头，说：“话不能这么说，不过一个社有一个社的实际情形，上级不是也常讲从实际出发吗？”

这时，魏全保看我们两个人好象要大吵起来，很同情我，忙伸手拉了拉我的衣襟，歪过头来好心地说：“建业，算了，别太认真了，就由他说吧！走了一步说一步，打多打少，如今都是空说，到秋后打下多少是多少，到时候完不成任务，还不是完不成，难道还叫咱赔不成！”